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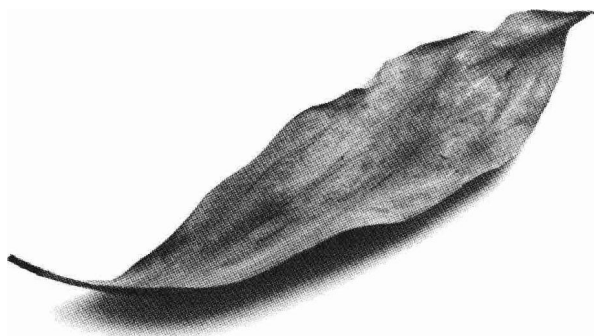
故乡的异乡人

周继志○著

既是故乡，又是异乡。
在喧嚣的大都市，梦想，在高楼大厦栖息；
而儿时的记忆，仍默默地在岁月里生长。

离开生命的起点，到达一个又一个目的地，
成为故乡的异乡人；
但生命的底蕴不曾变，乡音不曾变，乡情不曾变。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故乡的异乡人

周继志○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故乡的异乡人 / 周继志著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
2010. 8

ISBN 978 - 7 - 5438 - 6667 - 6

I. 故… II. 周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
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29543 号

故乡的异乡人

周继志 著

出 版 人: 李建国

责 任 编 辑: 周 熠

装 帧 设 计: 黎 珊

出版、发行: 湖南人民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

地 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

邮 编: 410005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 湖南贝特尔印务有限公司

印 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10 × 1000 1 / 16

印 张: 15.25

字 数: 170000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438 - 6667 - 6

定 价: 26.00 元

序

李志庄

很喜欢这本散文集的书名“故乡的异乡人”。

作为继志的同乡，同行，同为 60 后人，同在京城讨生，自以
为能够在字里行间，一定程度上体察到继志书里那些直白的和含
蓄的情感、情绪、喜好、留恋、向往、幸福、遗憾、苦闷、关切、
执着，甚至从容平和中的焦灼与不安，清晰理性中的迷惘与困惑。

看得出，继志的故乡情结是浓厚的。家乡的一片茶叶，一种
野花，一声乡音，一湾小溪，他都可以充满深情地从细节说道、
忆起。同时，继志追求的境界又是自然并且理性的。散文里描绘
出故乡的种种山水风光和人文景观，甚至写个人的喜好，写母亲
的病痛，写儿子的成长，也升华出自己许多见解与哲理，触发一
种深邃的思索，让我们得到一种审美的感受与启发。或许，正因
为是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虔诚，才让他在现在回望故乡回首过
往的时候，有一种挥之不去似无却有的矛盾与纠结。

故乡与异乡，本就是一对矛盾。因为远离，才有故乡；因为
留恋，才有回望。曾几何时，我们都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湖南人，

充满了朝气与憧憬的青年人。我们离开故土的时候，不知世事复杂，不知前路艰辛，果敢决绝，义无反顾，无畏无惧，霸蛮拼搏。我们心目中的未来，丰富多彩，变幻多端，有太多的诱惑，有太多的选择。我们没去领会什么是中庸，什么是妥协。非黑即白，非正即邪，吹毛求疵，锱铢必较，苦过，累过，灰心过，气馁过，却没有停过步、回过头。走啊走，行啊行，一直游走在路上。

如今，我们都已经年过不惑，步入中年。为人子，为人父，为人夫，为人友，为人领导，为人同事，为人下属。做了许多喜欢做的应当做的事，也做了许多不喜欢不情愿不得不做的事。承上启下，左突右冲，多少练就了一些圆融委婉的处世之道，似乎有了一些通达潇洒的定力沉稳，内心深处却也开始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失衡，一种从容中的急迫。

所以，继志说“中年的苦闷，可以写在额头的皱纹里，可以写在渐生的华发上，可以写在岁月的年轮里，更可以镌刻在心灵的沟回间……既然苦闷是一种心境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平静地接受呢？”我把这句话当作一种态度和追求。

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。我们赶上了参与了30年时代巨变并从中受益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起码还将再活30年。虽然我们不可能像我们的故乡父老乡亲那样儿孙满堂，但我们会有机会面临更多的选择。“幸福是需要向往的”，幸福也是需要选择的。我们成不了古人，我们也很难真正再回到故乡。“苦闷是一种心境”，幸福也是一种心境，这种心境，就在于我们现在的选择。

2010年6月1日于北京

（作者系《中国旅游报》总编辑，湖南邵东人。）

目 录

澧水断想 /2
乡音中的澧县人 /8
槐花今又开 /12
槐树及其他 /15
竹叶茶 /18
元宵节、团子及其他 /21
端午的标签 /24
那 年 /27
少年不识愁滋味 /30
物非人是 /33
找不到长大的姑娘 /38
醉在旅途的女子 /44
还是自由好 /48
底 线 /53
随写亦蓝 /57
王焕庆的桥 /60
《兰江》杂志的蔡老师 /63
故乡的米米 /66
不能远去的记忆 /69
父 爱 /73
北京的萱草和故乡的黄花菜 /77
外婆坟头的烟环 /81

湘菜进京 /88
澧县的葡萄 /96
株洲行记 /100
古浪屿的建筑 /105
杜甫墓 /108
拥挤的武夷山 /113
绣 楼 /120
一江清水一城绿 /124
叶黄叶红 /132
卓文君的酒肆 /136
相思竹 /140
雅 鱼 /151
荷 亭 /155
柳叶湖印象 /159
双手合十 /161
童年的瓜棚 /164
北京的沙尘暴 /167

抚摸秋天 /172

近 春 /175

下雪了，油菜获得一个湿漉漉的吻 /177

白色鸟 /180

杜拉斯的身影 /182

走过雨巷 /184

遥远的通道 /186

粗 人 /189

减肥记 /193

步行者说 /197

想，并不是问题 /201

前世是乞丐 /206

斗地主 /210

一种心疼与无助 /214

家长会后的感受 /216

与父亲一起过节 /220

教师节感怀 /224

写给儿子的十八岁 /227

诗意的生活 /231

故
乡
的
异
乡
人



GuXiang
DeYiXiangRen

每一个人都 在不停地回望故乡。

当你回望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发现小时候特别大的山变小了，特别宽的河变窄了，那是因为你变大了、老了。

但是，无论怎么变，那些乡音不会变，那些笑容不会变，那些人情更不会变。

澧水断想

我其实是山里人，住在离澧水很远的大山里。但是，无论怎么说，澧水是最先看到的“大河”。远去故乡多年，澧水成为家乡的某种表征，也是很合情理的。

湘资沅澧四大水系中，澧水最小，污染最轻。每次回澧县，车过张公庙大桥，望见一江清水，就舒服得不得了。这种舒服，直接的原因是澧水的清澈，间接的，当是作为一个澧县人莫名的乡土情结吧。

澧水发源于桑植，源头据说在一个叫澧源镇的地方。那么，桑植该是澧水流经的第一个县份了。桑植，在湘西的崇山峻岭中，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？我知之不多，唯一知道的，它是贺龙元帅的故乡。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，是很小很小就耳熟能详的；还有贺龙元帅领导的“红脑壳军”，老一辈人说起，总是很骄傲，好像贺龙元帅就是隔壁某个了不起的邻居，说起来不激动，就显得很没有道理一样。贺龙做过澧州镇守使，在澧县留下许多传说和足迹不足为奇，和澧县人也颇有情谊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外公

是做贩马营生的，在贺龙元帅一次被追杀时，他送给情急中的元帅一匹马，助元帅逃过了追杀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元帅竟还记得，令人写了信，邀请这一家人到北京去做客。至今，元帅的信和信封还被他们保存着，这是一份珍贵的收藏。

桑植之下，是大庸和慈利。慈利和澧县其实很近的。我父亲小时候每年都要去慈利一个叫雷公山（即五雷山，雷公山可能系别称）的地方烧香、拜佛。据说，当时民间有一种叫香会的组织，去雷公山烧香，是香会的例行活动，每年都要进行一次，每年都声势浩大，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参与。从澧县到慈利，路程少说也有百几十里吧，全是靠步行，且队伍青壮、老少、男女体质不一，吃饭、住宿、安全需要怎样精心组织才不乱套呢？我就很神往那样的日子。不是神往烧香，是神往那样一种生活。这是一种农闲之余的休闲。是踏青？是远游？是生活中难得的斑斓的色彩？抑或是乡民精神世界的某种依托？我没有经历，无法想象个中三昧，但我想，这类活动，若我身逢其时，也一定是乐意参加的。一大群人逶迤在绵延的山路上，为了各不相同的目的，去做同一种仪式，实在是平凡生活里难得的点缀甚至寄托。

关于父亲的雷公山烧香，我在一篇散文里曾经写到过。我二十岁左右去慈利时，尚不知道父亲有此经历，也不知道慈利有座雷公山，若那时知道，我一定会去看看。

我去慈利，仅仅一次。大概是1985年，湖南省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澧县召开，我是会务组的工作人员。会后，县里安排一批作家到索溪峪旅游，我就做了陪同人员。汽车经石门进入慈利，在一个叫江垭的地方，天黑了，车要过渡，渡口竟没有人。一车的人，尽是大作家，还有北京、广东来的大编辑，全都指使我想办法。我能想什么办法呢？那时，我少有出门的经验，在这样一

个异乡渡口，又是黑夜，很是茫然无措。东道主的使命，又迫使我不得不去想办法，当然是去那些有灯光的地方找人，也很容易就找到了。但人家说，渡口已经下班了，得等第二天再说。那是十月一个清凉的夜晚，渡口的人冷冰冰的话语让我无所适从。好在作家中有灵泛的人，记得是省作协一位刘姓作家掏出了他的作协会员证，几经交涉，渡口的人也就把作家们送过了河。河边本来打算熬夜的夜车司机也顺便捡了个便宜，可以把在渡口熬夜的时间挪到某一个相熟的“相思女子客店”，睡一晚舒服觉了。《相思女子客店》是那次与会的某个作家的作品，车过渡口，轻松下来的作家们说这说那，就说到夜车司机的生活，说到《相思女子客店》。这些，我记得蛮清楚。

那次也去了张家界。那时候，张家界已经很出名了，但地名还是叫大庸，大庸更名为张家界是很久以后的事。大庸是一个很有文化内涵的名字，偏偏有人不喜欢，这是很遗憾的事情。我猜大庸的更名与张家界景区名声渐响有关，恐怕也与“庸”字有关。大庸、中庸、小庸，一般说来，很容易与人生态度相联系。中国自老庄始，中庸便成为主流哲学，绵延不衰，但到上世纪中、晚期，又颇受非议；湘西的这一隅，不仅中庸，尚且大庸，在中庸之道不再行销的时代，便显得过于颓废，这恐怕是欲更其名者不安的主要原因吧？然大庸为什么非得要和中庸相提并论呢？果然，就有人考证说，大庸者，并非大之庸，而是大而庸之。这就有了锐意进取、持久发展的含意，按今天的话说，叫可持续发展。考证者是大庸女子淡淡风，我是在她的博客上看见的。她用十六个字概括大庸精神，曰：“继往开来，有容乃大，顶天立地，不易为庸。”吸纳、包容才“有容”，“不易”，则表明一种态度，谓坚持、不轻易改变，这就比中庸参照下之大庸积极、进取了许多。

而大庸的本意或许正如此。现在，大庸已被张家界所取代，再更过来，可能性不大，那么，就希望真正的大庸精神能够为张家界所“容”，并发扬光大之。

记忆中，十月的张家界空气清新，山上红黄的树叶很耀眼。早上好像还多雾。薄薄的雾岚把并不高大的山尖包裹住，缭绕绕地，让人疑心是神仙的境界了。记忆最深的是黄龙洞下有一条小溪（索溪？），溪水清澈，低头细看处，指头大小的螃蟹历历在目。后来再去索溪，再找溪水里的小螃蟹，就再也没有找到过。或许季节不对——我后来没在十月里去索溪。

澧水流经张家界，而张家界是个名副其实的地级城市。每每想起这，我就很宽慰。曾经有人和我说起，湘资沅澧四条湘水，每条都有中心城市，唯澧水没有，当时还很沮丧。后来就想起了张家界，它不仅是个地级城市，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旅游胜地，实在也弥补了澧水的某些缺陷。当然，说澧水没有中心城市的，绝大多数是澧县人，这是本位主义思想在作祟。一个澧县人，他总以为澧县曾经几朝几代都是州府，是不该被冷落的，它不仅要成为一座城市，更应该成为澧水的中心城市才好。然而，澧县就是澧县，历史变革，它从“州”的位置上退下来，历史便再也没有赋予它更重要的使命。虽然，澧县地处湘鄂之边，又在洞庭湖之西口，地理位置足可以担当澧水中心城市的使命，但我们也看到，随着陆路交通的发达，澧水口岸的萧条，澧县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受交通落后的限制，澧县卸却其任，也是身不由己。

我其实是山里人，住在离澧水很远的大山里。但是，无论怎么说，澧水是最先看到的“大河”。远去故乡多年，澧水成为家乡的某种表征，也是很合情理的。而一个澧字，更拉近了我与澧水的距离。汤汤澧水，唯澧县以澧名之，澧县之于澧水，其重

要自然也就无须多言了。

津市，单就地名来看，就可知它与码头有所关联。的确，津市曾经是澧水流域资格最老、名气最大的港口，是澧水流域甚至是西南地区往来中原的枢纽。有人说，历史上曾经有一条西南丝绸之路，自中原经澧水流域而达云贵、缅甸。如果这个说法成立，则这条丝绸之路的实际起点应该就是津市了。津市在澧水下游，水域直接与洞庭湖相连，也就是说，中原地区去往西南，过洞庭湖后，津市就是最先的中转站了。这样的地理位置，号称津，确也不过分。我想，古人当初命名，如果不是夜郎自大，便确因津市地处要津，以此名之，自然恰切。历史上，曾经有“北有沙市，南有津市”的说法，把津市与沙市等同其当，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，应该是说得过去的。现在，津市只是一个县级市，甚至还作过澧县的一个镇，已经被沙市远远地抛在了身后。这也难怪，津市昨日的辉煌，是历史的产物，是交通不发达的结果。世事变迁，紧邻澧水的津市和依托长江的沙市，交通大相径庭，其发展相对停滞，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但是，津市对于我，对于我这个年纪的山里人，曾经极具诱惑。小时候，能有机会去津市，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。我第一次去到津市，其实已经不是小时候了，那时，我大概十六岁。我曾经在津市著名的望江楼吃小有名气的“刘聋子”米粉，边吃边遥想津市当年商贾云集的场面，就感叹岁月弄物。那时尚不明白变化的因由，有了些阅历后才明白，水路交通的式微，才是津市、澧县相对冷清的主因。

曾有人提议说，应该把津市和澧县合并，成立澧州市，这观点我是赞同的。我的朴素的情感，仅为澧州、津市曾经的辉煌所感召，至于是否有利于区域文化、经济的发展，则不是我等考虑的事情。

交通曾经成就了澧州、津市，交通也导致了澧州、津市的没落，但交通也可能再次成就澧州和津市。二连浩特到澳门的高速公路正在修建，东西纵跨津市、澧县，出入口离澧县县城仅 18 公里。常德到澧县的高速公路已在计划之中。而长沙到宜昌的高速公路也将经过澧县。这样一来，澧县的交通状况将极大改观，澧县的再度兴盛也将因此而起，那么，澧县在澧水流域位置的回归是不是也指日可待呢？

我曾经有机会在常德地区（现在叫常德市）开会。分组讨论时，是两个组，一个是沅水流域组，一个是澧水流域组。澧水流域组有慈利、石门、临澧、澧县、津市、安乡。现在，慈利已经不属于常德了，被张家界“怀柔”了去。剩下的几个县、市，我后来都比较熟悉。我曾经在地区的一个局工作，常德所属县份，我大抵都跑到过，但现在印象已不十分深刻。我最熟悉的还是澧县，其次是津市。临澧因为来去澧县是必经之地，显得比较熟悉，其实也是陌生的。

去年，有同学邀我投资在澧县办生物质发电厂，厂址最初选择在澧水边上一个叫乔家河的地方。后来，厂址选到了一个远离澧水的地方——我们都认为，电厂一定要远离澧水，虽然生物质发电厂本身污染小，但谁能保证它不会成为澧水的污染源呢？一个人爱家乡，不是空洞地爱，爱，需要实际一点的内容，比如，我们尽量不去扰了澧水的明净。

乡音中的澧县人

凡是在澧县本土生活过的人，也别指望普通话就说得那么地道，乡音难改，无论你做怎样的努力，澧县话的烙印在你的语言系统里已经很深了，要去掉殊为不易。

宣武区是北京的老城区之一，地域基本在二环之内或者二环沿线。我在北京十多年，基本就是在宣武讨生活，所以宣武是我颇为熟悉的地方。但第一次去金雅苑，还是很费周折，可见金雅苑是如何偏僻了。

大约是前年，有老乡在宣武白纸坊桥附近开了个休闲中心，足浴附带餐饮，取名叫金雅苑。因为离家近，我常常去那里。很多老乡就是在那里认识的。

澧县人在北京工作、生活的，据说很多，具体有多少，谁也说不上来。我先前并不热心于老乡聚会之类的活动，所认识的老乡也并不多。金雅苑开业之后，因为不时去那里吃饭，结识的老乡也就不算少了。

金雅苑坐落在白纸坊桥西，临近京九铁路。虽然属于宣武的

地盘，但位置相对偏僻，要去也并不好找。就是这么个偏僻的地方，北京各处的澧县人却愿意找了去，老乡带老乡，再偏僻，也不影响老乡之间的聚会。

金雅苑主营业务是足浴，餐饮规模不大。足浴业务进展得不怎么样，餐饮倒成了它的主业。这与它坚持做澧县菜有一定的关系。因为有澧县菜的诱惑，老乡去得就多，渐渐就成为在京澧县人的一个活动场所。后来，老板干脆在金雅苑的门口挂了一块牌子，曰：北京澧县老乡联络处。铜牌黑字，煞是醒目。曾经带非澧县籍友人去吃饭，他们就感喟：你们老乡真有福气，还有这么个聚会的场所。确实，一处可以吃家乡风味的地方，无论怎么说，也是在外漂泊的游子比较幸运的事情。

在金雅苑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大家不仅仅喜欢吃一样的菜，说话的方式或者腔调基本一致，虽然大家说的也是普通话而不是澧县话。

澧县人说普通话，有天然的优势，就是不需要刻意地改变，他说的话，一般就“普通”了，然而，你要刻意地“普通”起来，也未必就说得特别好，再好也摆脱不了浓郁的澧县口音。去金雅苑，你会发现，那些来往的人群，说话的腔调基本是一致的。

澧县话，俗有“小北京”之称，比较能让人听懂。但若以为澧县话就是北京话，那也错了，与普通话更相去甚远。澧县话中有许多方言，非澧县人是很难懂的，而且澧县人的声调，也与真正意义的普通话有很大的区别。所以一个澧县人要说普通话，首先要改变其说话的语调，把一些属于澧县话的声调往普通话方向靠一靠，语调改过来，听起来就会有些像普通话；其次是要改掉一些特殊的发音，比如吃饭的吃，普通话的发音与澧县话就有很大的不同，区别在于声母，一个是 ch，一个是 q，发音不改，语调